

CC 曦若文化
CULTURE
做有价值的出版物



醉步溪月 著

JIANGSHAN MO QING

卷一

离殇

她的此生，在风起云涌波谲云诡中开始。
绝世容颜难违天命，劫难如影随形，
沙漠中宛若流云的男子，将她推向蜕变的命运……

江山若卿

二十世紀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國百佳出版社



醉步溪月 著

JIANGSHAN RUO QING

卷一

江山若卿 离殇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山若卿·离殇 / 醉步溪月 著.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391-7072-5

I. ①江… II. ①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0335号

江山若卿·离殇 / 醉步溪月 著

策划出品 陈丽娥

责任编辑 姜蔚王军

特约编辑 苏丽霞

美术编辑 彭蕾

装帧设计 安宁书装

封面绘图 钱好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银联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8mm×235mm 1/16

印 张 18

印 数 1~10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391-7072-5

定 价 23.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2—5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791-86512056)



江山若卿

卷

离殇

c o n t e n t s

- 楔子
天命
- 第一章
怀璧其罪
- 第二章
天衣无缝
- 第三章
义结金兰
- 第四章
借刀杀人
- 第五章
大漠狂沙
- 第六章
雕栏玉砌
- 第七章
小荷才露
- 第八章
青云直上
- 第九章
刺股之痛
- 第十章
秦晋之好
- 第十一章
舞名胡旋
- 第十二章
步步惊心
- 第十三章
瓮中捉鳖



目录

第十四章 105
草船借箭（上）

第十五章 113
草船借箭（下）

第十六章 121
针锋相对

第十七章 129
身不由己

第十八章 137
还施彼身

第十九章 145
兵不血刃

第二十章 154
泥足深陷

第二十一章 162
胜负难定

第二十二章 170
兵不厌诈

第二十三章 178
惟妙惟肖

第二十四章 186
月明风轻

第二十五章 194
夜色撩人

第二十六章 205
初来乍到

211 第二十七章
隔墙有耳

220 第二十八章
牛刀小试

229 第二十九章
满目芳菲

237 第三十章
洞房花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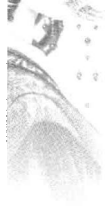
244 第三十一章
洞房花烛（下）

253 第三十二章
前程未卜

261 第三十三章
欲拒还迎

269 第三十四章
远攻近交

她的此生，在风起云涌波谲云诡中开始。
绝世容颜难违天命，劫难如影随形，
沙漠中宛若流云的男子，将她推向蜕变的命运……



楔子 天命

到底什么是天命？

从小到大，无数个算命相士看到她都是面色惨变，不肯解答，只支吾说出“贵不可言”。

这有什么好怕的呢？

女人嘛，最尊贵的地位也不过是皇后而已，何况这个乱世，天子势微，诸侯割据，大大小小的国家在不停打仗。后唐皇后不见得比诸侯强国的王妃来得有权势，他们怎么就不敢明言呢？

难道是她的命运太过惊世骇俗，以至于说出来就会人头落地？

他们胆子太小了，给人算命的怎么会算出来不敢说呢？

后来，总算有知天命的不畏者——一代奇人天机先生，他专为寻天命之人平定天下而来，刚刚看完她的面相，正和父王在密室详谈。

她顺从父王意愿，假装退下，却不肯真走。谁不好奇自己的命运呢？

她拉着小怜蹲在门口偷听，心里想好一旦父王发现，就推脱说替他守门防止别人偷听。

两个人的争执声隔着关得严严实实的门隐隐传出来。

因为什么争执呢？她把耳朵挪近再挪近，还是听不太清楚。

然后又隐隐传来“噗”的一声，好像利器穿过花团锦绣的抱垫，还有东西扑通摔到地上的声音。她偏着头想象了一下，怎么都想不出那画面。好奇心勾引得她把耳朵向前伸再向前伸，直到一不小心把门推开一道缝，把她的身子挤进去了。

她一眼看见满地让人头晕目眩的血红，诡异地蜿蜒成溪，源头是倒在地上的天机先生。她惊恐起来，几乎尖叫出声，着急地找寻着父王。他还好端端地站着，只是从来没见过他那样仓惶，双眼失神，一只手提着宝剑，剑身上鲜红的血液凝聚到剑尖轻轻滴下，一只手提着饱蘸墨汁的狼毫，不知是打算写字，还是已经写完，就

那样空悬着，墨汁滴在雪白的宣纸上。

宣纸上几个触目惊心的大字像预示凶兆的谶言张开血盆大口要把周遭一切生吞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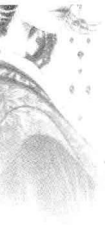
得萧氏女者得天下。

那几个字墨迹未干，犹如天机先生还在喷流的鲜血。

她愣住了。

“公主……”身后小怜见她很久没有声音，担心地凑过来细看。她醒悟过来，猛地转身捂住小怜的眼睛，免得她突然看见这一幕而发出悲惨惊吓的尖叫。





第一章 怀璧其罪

青青碧野，高天流云。

初秋刚至，风光正好，以往萧珉会和小怜在田野里追逐打闹，而此时她只是和小怜安静地背靠背坐着。

萧珉偏头看着小怜，自那日后，两人已经互换了装束。

萧珉扮作宫女，而小怜扮作公主。

萧国贫弱，不过仍仿照后唐宫装做了几身衣服。

小怜穿着瑰红锦绣长裙外罩明黄丝绸大氅，窈窕身材显出皇族贵胄的气派，翡翠花钿玲珑玉佩恰到好处地修饰得她优雅高洁，少女的心型髻衬得她容颜如玉，目似明星，一种天生的风流妩媚从眉宇间流露出来，低眉敛目亦是风情万种。

小怜委实比她曾经见过的他国公主以及她自己都更美丽，更像公主。

她看着小怜问道：“小怜，你心里怨我吗？”

小怜一愣，随即意识到萧珉所指何事，轻轻摇头，回报给公主一个微笑。那笑容甜美柔弱仿佛带着小雏菊的芳香，让萧珉也禁不住呆了一下。

小怜本不多话，但是公主近来情绪低落得厉害，不像以往爱笑爱闹爱教她看书写字，总是一个人在烦闷，夜里又常常被噩梦惊醒，满身冷汗，却咬紧牙关从不说她梦见了什么，也不让她告诉大王王妃。

她有点担心，趁着公主发问，连忙用能想到的原因来试探。

她偏着头说：“公主，你是快要嫁人了吗？”

公主这么反常是因为那卦言吧，虽然她还有一年及笄，但是出嫁也不是不可能的。

女孩子要出嫁前总是有点心神不宁。她如此猜想。

萧珉的身子一震，果然那卦言不胫而走，传得天下人皆知，连小怜也开始打听了。



她轻轻地摇摇头。

小怜却继续说道：“‘得萧氏女者得天下’，公主这么好的命，全天下的国王都要抢着来提亲了。”

萧珉咬咬牙，纸里包不住火。

连死刑都废除的温文尔雅的父王，别无选择地亲手杀了天机先生，一直沉浸在愧疚之中，以为能把那骇人消息掩埋于地下，却不知怎么还是张扬得天下皆知。

有一种恐惧是逐渐加深的，乍见血腥的萧珉当时抑制着没叫出来，甚至冷静地捂住小怜的眼睛，怕她惊动其他人。其实她已经深深受了刺激，无数次午夜梦回，那道骨仙风却满面鲜血的天机先生缠着她索命，惊出一身冷汗，却倔强地不吐露半字，就为让这惊天秘密牢牢封在心底，只是该来的还是会来。

小怜继续笑着问道：“若是几个国家的国王派使者一起来提亲，公主你怎么挑选好呢？”

萧珉眉头一皱，得萧氏女者得天下，作为萧国唯一公主的她确实炙手可热。

得天下难，当今乱世，诸侯纷纷自立，实力以穆楚最大，但是并没有强大到能一举兼并天下，将后唐天子取而代之。

但是得萧氏女易，萧国既不富庶也不强大，原本只是贫县而已，在这乱世中微不足道，周边强国要灭萧简直如风卷残云，不费吹灰之力。

小怜想着天下国王遣使提亲是多美好的事啊，如果她也能像小怜一样单纯质朴，她就会快乐得多。

可惜，她清楚地知道，这个卦言是她和萧国天大的祸患。卦言一出，群雄虎视眈眈，谁愿意大张旗鼓地娶她，不怕犯下众怒，惹得其余国家围攻吗？

不能明娶，可以暗夺，天机先生言无不中，这萧氏女的滋味谁不想尝试一下。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卦言传得沸沸扬扬，国内反倒愈加安静，只有明智的人才能察觉这平静下暗藏的险流。

不过萧珉不想和小怜说这些，快乐的人原本不多，何必再减少一个。

她看着小怜，打趣道：“怎么，你很想嫁给国王吗？”

小怜粉嫩的脸上飞起一抹红云，害羞地反驳道：“难道嫁给国王不好吗？可以吃最好吃的东西，穿最漂亮的衣服，身边的人都听你的……”她顿住了，毕竟没做过王妃，能想到的也只有这些而已。

萧珉看着她轻轻一笑，很多事情并不点破。

父王对她的教诲与男孩无异，从小到大经史子集兵书战策随着她的兴趣看，所以她知道嫁人尤其嫁给国王不一定会幸福，也许正是不幸的开始。如果你嫁的国王夫君是大腹便便行将就木的老头会如何，或是个杀人如麻风流成性的暴君会如何，如果你身边的人整日勾心斗角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地害你会如何，如果你突然之间国破家亡，敌方军队杀入你居住的宫中又如何？

不过萧珉只是想，不会说。

她看着小怜，继续问道：“小怜，你可知与我互换装束是为了什么？”

小怜点点头，如果遇到危险，她就是萧国公主萧珉而不是婢女冯小怜。她喜欢公主，希望能为她分担一些，何况公主的命运被说得这么好，最多是被人抢走而已，绝不会丧命。

既然有那样的卦言流传，到了哪里也是好吃好喝甚至可能成为宠妃，她不太确定，也许会不自由，可是国破家亡流离失所随时都有危险的难民逃生就好过吗？

小怜自幼父母双亡，幼年逃难历尽艰险，心里远比外表成熟早慧。她也许不像公主那么知书达理，但是她并不笨，她不去想太多，但是她做出的选择却永远是现实中最合理实用的。

萧珉看小怜一脸坚毅，不再说话，又再陷入沉默。

现今的局势，萧国束手无策，只能等待而已。

父王已派使者骑最快的马向穆、楚求亲，只希望他们其中一国或有愿意保萧国和萧珉平安的，只是山高水远，路阻且长，却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了。

萧珉正陷在沉思中，小怜突然惊慌地叫道：“公主，快看。”

她腾地一下站起来，拉着萧珉向她面朝的方向看去，远远的萧国宫殿上空有火苗蹿动，初时并不显眼，很快就火势熊熊，还有刀剑等兵器相交的声音，有哀求和斥骂的声音，初时很弱小，但是渐渐地近了。

萧珉心头大惊，出事了，她的父王母妃都在那里，她拔腿就跑，却被小怜死死拉住。

萧珉转头看着小怜，冷冷说道：“松手。”不用声色俱厉，自有公主的威严。

小怜看着公主明澈异常的眸子，一片寒冷，心头一惊，却强自鼓起勇气不肯松手，她往地下一跪，眼中已含泪，说道：“公主现在回去不得，那里乱作一团，回去也帮不上忙的。若是大家都太平，我们躲过一阵再回去也能找得到人。”



小怜能想到的事情，萧珉如何想不到，但是那火光冲天的地方，正在奋战的是她的血亲，那刀剑声传来之处，受难的也许是她的娘亲。

她抬手猛掀开小怜，恨不得马上飞回宫中去看看情形，面上强自冷静地说道：“你放心，我不过是宫女打扮，会小心行事，你找个地方先藏好。”

小怜仍然不肯松手。

两人稍一僵持，已听见远处传来男人粗鲁沙哑的嗓音：“快来，这里有两个小妞，可能就是萧国公主。”

一大群男人高亢的嗓音回应着，纷纷向这里聚集。

小怜赶快站起来，拉着萧珉想要逃跑。

来不及了，不要说赶去宫里查看，现在连完全脱身也不能。

一大群手持兵器的蒙面人已经将她俩团团围住，他们的刀剑和衣服上还有淋漓血迹，那是不是她萧国百姓的血？会不会还有她爹娘的血，他们还活着吗？萧珉紧紧咬住嘴唇，尝到血腥味仍未感觉到疼痛，强自压抑着要夺眶而出的眼泪。

萧珉冷冷地看着他们，果然如此，这些疯狂的野心家，不敢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强盗一般来毁家灭国，烧杀劫掠，来抢能助君主得天下的萧珉。

她狠狠地捏紧拳头，冷眼看着这些人。

最先发现他们的那个蒙面人向着一个首领样的人拱手一拜，用手指着公主装扮的小怜，禀报道：“将军，那个可能就是萧国公主，是我先发现的。”

他只顾着向上级领功，却没注意已经泄露了身份，那个蒙面将军冷酷地瞪了他一眼，他立时改口道：“首领……首领，那个可能是萧国公主。”

果然是军队乔装的，萧珉悲愤地想，暗暗记住蒙面人说话的口音，将周边国家轮番猜测了一遍，如果是你们，总有一日，我要你们血债血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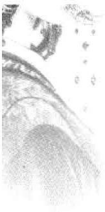
首领一挥手，向着手下人说道：“把她们先绑起来，回去再说。”

萧国此刻乃是非之地，说不准多少路人马即将汇聚在此，只宜速战速决。

几个蒙面大汉手持刀剑和绳索向着两人威逼而来，萧珉正要动作，小怜已经猛地抽出一把匕首架在咽喉，冷冷地说道：“谁也不准过来，否则我就自尽，我要是死了，你们谁也交不了差。”

几个蒙面大汉本来心存轻视，乍见小怜亮出匕首，不过嘻哈大笑，直到小怜将匕首狠狠地架在喉咙才傻呆呆地站住。

萧珉也是一愣，她从来没想到小怜会随身藏着匕首，她也没想到小怜会如此坚



决勇敢。

蒙面首领先愣了一下，随即想到宫廷女子多是色厉内荏，但锋利的匕首不是闹着玩的，难道她真敢向自己脖子划下去吗？

女人有这样的勇气，他还从来没见过。

所以那几个蒙面大汉回头向他讨主意时，他轻轻使了个眼色。

手下人看明白他的意思，嘴里说着安慰放松的话，脚下却试探着向前移动。

“别过来！”小怜厉声喝道，柔弱美丽的脸庞却是果断坚毅之色，匕首向着雪白的颈项猛力一划，一道鲜红的血迹顺着那细致优美的脖子流了下来，迅速染红了明黄色的衣衫。

萧珉心中一痛，小怜这一刀比刺在她身上还疼，她狠狠地捏紧拳。

小怜继续说道：“你们站在那里别动。我说完话，自会乖乖跟你们回去。”

那鲜血滴落之时，蒙面将军连同他的手下已经全部惊呆，惊惧交加，震惊的是，那么柔美的女子有那么大的勇气，恐惧的是，那伤痕看来不浅，虽然现在不伤及性命，可如果拖延治疗，萧国公主有个三长两短，他们的身家性命也别想要了。

蒙面将军提声说道：“公主你有什么要求，赶快提出来，只要我能做到的，全都答应。”

小怜向着萧珉一笑，那笑容充满诀别之意。萧珉素来坚强，此刻亦快要落下泪来。

小怜向着那些蒙面人喊道：“她只是我的婢女，我跟你们回去，你们放了她吧。”

蒙面将军向着萧珉打量，普通的棉布衣服，别无饰物，除了一双异常明澈的大眼，姿色平平，回去路上也要快马加鞭，不带她还省些麻烦。

他赶快叫道：“就依公主，只望她手脚麻利些，不要耽误公主的救治。”

“我还要和她说句话。”小怜一手握紧匕首，架在咽喉之处，一边靠近萧珉的耳朵，轻声说道：“公主，你保重。”

萧珉心里一酸。小怜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小怜顿一顿，又飞快地说道：“小怜一定设法为萧国报仇。”

萧珉的眼泪轰然落下，她看着小怜，突然跪倒在地，向着小怜恭敬地一拜，才站起身来。

小怜先是一愣，不知所措，浑身颤抖，随即明白了公主的意思，她这一跪，是



叩谢自己给萧国报仇。

两人目光交错的一瞬间，眼里都有泪。

公主你保重，小怜不能在你身边照顾你了，小怜一定不负你的嘱托。

小怜，记住报仇，一定要报萧国的血海深仇。

蒙面将军见不得她们婆妈，害怕时间太长萧国公主失血过多，连忙叫手下人闪开一条道路。

萧珉从容地走过那个缺口，回头再深深看了小怜一眼，就压抑着满腔热泪用尽全力地奔跑，只有她安全逃掉，小怜才会放下匕首让人给她治伤。

所以她只能拼命地快跑，快跑，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能做。

※ ※ ※

她尽力地奔跑着，用疯狂耗尽体力来发泄满心的伤悲。

一路上有逃难的流民想拉着这伤心的女子赶快离开这里，涌动的人流只有她逆向而行，现在不知情况如何，回去就是送死，可没有人拉得住她，她着急地向城门方向跑去。

城门已经越来越近，她越是疯狂地想要去看看城里的情形，就越害怕看到城里的情形，不知道爹娘还活着没有，不知道萧宫里还有没有活人。

地上一颗石头绊倒了她，她趴倒在地上，突然发疯般的大叫起来：“啊……啊……”绝望悲哀的声音像一头野兽受伤的悲鸣，穿透了整个山林。

然后她所有的体力突然被抽光，颓然地趴在地上脏脏的泥土里，眼泪滚落下来，混成了泥浆，她却全然不在乎，越哭越伤心，再也止不住，像个痛哭流涕的孩子，她一直不停地哭着，直到迅疾的马蹄声传来并疾风一样地骤停在她的身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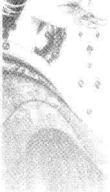
她立刻止住眼泪，警觉地抬起头。

那是一匹全身像燃烧的炭火一样火红的马，皮毛油光发亮没有一丝杂色，健壮挺立，四肢矫健，马蹄嗒嗒地踏在地面，仿佛敲击着战鼓，随时准备一跃而起。

在战乱年代，坐骑甚至比兵器还要重要。马通人性，能带着主人征战沙场所向披靡，也能在关键时刻救主人于危难。萧珉看着这匹马，突然想到神骏二字，这样的马价值连城，一个萧国也换不来。

这样的马，要有什么样的主人？

她仔细地看向马背。



第二章 天衣无缝

马背上端坐着一个高大威武的人，明光铠甲，纯黑披风，长发未束随风飘散。他戴着银质面具遮住大部分脸孔，隐藏他的真实面目，但是露出的嘴唇和下巴形状极为美好，气质飘逸。

萧珉看着他，他深邃清澈的眸光也直直地射向萧珉，让她本能地察觉到危险。

这个男人和刚才那些蒙面人不一样，他威势逼人，不可一世，虽然端坐在那里，安然不动，却仿佛天下尽在掌握，一切成竹在胸。

他高坐在马背上，冷冷地打量着萧珉，红唇轻轻抿起，似乎正在估量她。

这个男人像个黑暗的帝王，天还亮着，但是他一出现，那纯黑披风带来遮天蔽日的感觉，好像周遭一起黯淡下来，漆黑一片，而他正是那不可预知的漆黑的主宰。

萧珉不喜欢这种感觉，刚才被一群手持利刃的男人围住，都没有像现在一样感觉难熬。

他高高在上的感觉，好像她是一个猎物，而且是绝对无法逃脱的猎物。

她刚才已经逃过一劫，现在还能再逃过一劫吗？她不知道。

她狠狠捏紧拳头，她还不能出事，至少她要回宫去先看一下。

“你是谁？”那男子冷冷地发出审问，他的声音清脆悠远，犹如击玉。

他是谁呢？和刚才的蒙面人是一伙儿，还是另外的来路，萧珉还不太好判断，可不管他是谁，自己的真实身份也不能暴露。

她抬起头，装作害怕地说道：“我是公主的婢女。”

那男人眼眸一亮，萧珉顿时掩不住悲愤，果然还是为她而来，这些人都有贪婪的狼子野心，又行事鬼祟，怕别人认出，戴着面具面罩躲躲藏藏地掩人耳目。真是令人恶心。

那男子看着萧珉悲愤的神情，那瘦弱的身子伏在地上，充满戒备地微微弓着



腰，像一只受到挑衅的小猫，清澈明亮还带着泪水的眼睛，看起来有几分动人，她的神态想要装作屈服讨好，可是那双眼睛已经泄露了她真实的想法。

这样才对，被毁家灭国的人应该有点骨气，若是贪生怕死摇尾乞怜才令人讨厌。突然间，他倒是对这阵子的主人起了一点点兴味。

“公主呢？”他不动声色地问道。

萧珉向自己逃来的方向一指，啜嚅着：“被一群蒙面人劫走了。”

她已经断定这个男人和那些蒙面人不是一个来路，而不管是谁得到小怜都不会伤她性命。这个男人貌似平静神秘的外表下，仿佛藏着一头嗜血凶残的野兽，冷酷无情，如果给他追上那群人决不会放过一个。萧珉想象到那群蒙面人在这男子的佩剑下呻吟丧命，恨不得他立刻飞马过去，杀个痛快。

“我凭什么信你？”那男子看着她眼里的恨意，冷冷地嘲弄道。微一扬手，风声呼啸，柔韧的长鞭凌空抽出向着萧珉的腰间一卷，持鞭的手又轻轻一抖，居然将萧珉整个人甩向马背，然后伸出另一只手轻轻将她托住，面对面放在马背之上。

萧珉大慌，一只结实有力的大手将她的腰牢牢掌握住，那个男人明亮的眼睛紧紧盯着她被泥浆模糊的脸，带着调侃的笑意。萧珉想到自己此刻的样子，狼狈不已，肮脏不堪，不禁又羞又气，她虽然不太重视外貌，但贵为一国公主，干净整洁总是要的。

今天落到这个地步，被这神秘男人嘲弄地一笑，立刻觉得羞怒万分。

那男人收起长鞭，一只手在怀里取出一方棉巾，先将她眼泪擦干，说道：“哭有什么用。”

萧珉冷冷地转过头，却被他用手粗鲁地扳过脸来，用棉巾擦拭掉脸上的脏污，然后将棉巾随手丢掉。

那双眼睛如此明澈，含着泪水时，坚强与柔软不可思议地同时存在，让他这铁石心肠也微起涟漪，他原本对这泥污下的脸有几分期待。

谁料想擦拭干净，只是一张秀丽清颜，倔强得快咬出血的红唇，以及愤愤不服的神情。

他走南闯北，锦衣玉食，见过的美女不计其数，这女孩子实在不算国色天香，只是她这双眼睛实在是太明亮，仿佛天地间所有的灵气都凝聚在这一双眼睛里，足以弥补了她不够出众的姿色。

但还是稍稍遗憾，若容颜再美丽些不是更好？



萧珉何等灵慧，马上察觉这男子心中所想，心下暗暗冷笑。

全天下的男子，就算再桀骜不驯自负聪明如眼前之人，也还是以貌取人的，这样也好，否则小怜扮她如何成功，她又如何能逃掉。

也许她真不是公主。男子想到，既然是天命之人，总该有几分姿色。

但是他思虑极为细致，他看见路上一个孤单女子，先要怀疑，然后要仔细检查一下才行，否则若任着公主从他眼皮底下溜走，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他按住萧珉，让她靠在身上没有办法移动，萧珉气得眼睛喷火恶狠狠地盯着他。

他全然不在乎，嘴角上扬，勾出一抹令人动心的弧度。

他先是拉起萧珉的手察看，那双手虽然没有老茧，但不太细致柔滑，如果说是公主身边的婢女，没有办法好好保养，也不用做什么粗使活，倒是说得过去。

随即他仔细地搜寻萧珉的身上，他细长灵活的手指放肆地在萧珉身上翻找着，毫不避忌，状似轻薄。

别说男人，便是女人也从来没有这样肆无忌惮地在她身上搜索翻找过。

恼怒委屈袭上萧珉的心头，她恨不得拿出匕首杀了这个男人，屈辱的眼泪在她眼眶里打转。

她拼命挣扎，可她弱小的力气在男人手下根本不值一提。

而且那挣扎激起了那人更大的兴趣，那伸向她身躯的手反而更加肆无忌惮，且带着戏玩狎弄之感，似乎是对她不听话的惩罚。

没有贵重饰物、家族徽记和印章之类的东西藏在身上，男人确定。

他顿了顿，却又猛地掀开萧珉的外衣，萧珉气得尖叫出声。

男人皱皱眉头，里面的亵衣也是粗棉布，颜色灰旧。

如果是临时换装，不可能内衣也是旧的粗棉布，这女子应该真的只是公主的婢女，想来不会出差错。

他却没有想到，萧珉在九岁之前只是清廉县令萧若理的女儿，是萧若理被手下人强推为王，才成了公主，从小到大并不养尊处优，一双手原本就不细嫩。他更没有想到萧若理自天机先生事后，便命令萧珉和小怜从里到外换装，连日常事项也是调换来做，不要说查看衣物，就是考察宫女的日常事务，萧珉也是一样不露破绽。

萧若理为保全萧珉，早已做得天衣无缝。